



外国文学学术史研究

主编
陈众议

JOSEPH CONRAD

康拉德研究文集

Joseph Conrad: A Collection of Criticism

宁一中 编选



译林出版社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陈从以



康拉德研究文集

Joseph Conrad: A Collection of Criticism

宁一中 编选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康拉德研究文集 / 宁一中编选.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4. 9

(外国文学学术史研究 / 陈众议主编)

ISBN 978-7-5447-4942-8

I. ①康… II. ①宁… III. ①康拉德, J. (1857~1924)-人物
研究 ②康拉德, J. (1857~1924)-文学研究 IV. ①K835.615.6
②I561.06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195041号



书 名 康拉德研究文集

编 选 者 宁一中

责任编辑 朱旭玲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译林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 邮编: 210009

电子邮箱 yilin@yilin.com

出版社网址 <http://www.yilin.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凤凰扬州鑫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8毫米×1000毫米 1/16

印 张 28

插 页 4

字 数 408千

版 次 2014年9月第1版 2014年9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7-4942-8

定 价 58.00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出版社调换
(联系电话: 025-83658316)

总序

在众多现代学科中，有一门过程学。在各种过程研究中，有一种新兴技术叫生物过程技术，它的任务是用自然科学的最新成就，对生物有机体进行不同层次的定向研究，以求人工控制和操作生命过程，兼而塑造新的物种、新的生命。文学研究很大程度上也是一种过程研究，从作家的创作过程到读者的接受过程，而作品则是其最为重要的介质或对象。问题是，生物有机体虽活犹死，盖因细胞的每一次裂变即意味着一次死亡；而文学作品却往往虽死犹活，因为莎士比亚是“说不尽”的，“一百个读者就有一百个哈姆雷特”。

换言之，文学经典的产生往往建立在对以往经典的传承、翻新乃至反动（或几者兼有之）的基础之上。传承和翻新不必说，即使反动，也每每无损以往作品的生命力，反而能使它们获得某种新生。这就使得文学不仅迥异于科学，而且迥异于它的近亲——历史。套用阿瑞提的话说，如果没有哥伦布，迟早会有人发现美洲；如果伽利略没有发现太阳黑子，也总会有人发现。同样，历史可以重写，也不断地在重写，用克罗齐的话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但是，如果没有莎士比亚，又会有谁来创作《哈姆雷特》呢？有了《哈姆雷特》，又会有谁来重写它呢？即使有人重写，他们缘何不仅无损于莎士比亚的光辉，反而能使他获得新生，甚至更加辉煌灿烂呢？

这自然是由文学的特殊性所决定的，盖因文学是加法，是并存，是无数“这一个”之和。鲁迅谓文学最不势利，马克思关于古希腊神话的“童年说”和“武库说”更是众所周知。同时，文学是各民族的认识、价值、情感、审美和语言等诸多因素的综合体现。因此，文学既是民族文化及民族向心力、认同感的重要基础，也是使之立于世界之林而不轻易被同化的鲜活基因。也就是说，大到世界观，小到生活习俗，文学在各民族文化中起

到了染色体的功用。独特的染色体保证了各民族在共通或相似的物质文明进程中保持着不断变化却又不可淹没的个性。惟其如此,世界文学和文化生态才丰富多彩,也才需要东西南北的相互交流和借鉴。同时,古今中外,文学终究是一时一地世道人心的艺术呈现,建立在无数个人基础之上,并潜移默化、润物无声地表达与传递、塑造与擢升着各民族活的灵魂。这正是文学不可或缺、无可取代的永久价值与恒久魅力之所在。

于是,文学犹如生活本身,是一篇亘古而来、今犹未竟的大文章。

此外,较之于创作,文学研究则更具有意识形态和上层建筑属性,因而更取决于生产力和社会形态、社会发展水平。这也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之一。如是,我国现代意义上的文学研究起步较晚,外国文学研究更是如此。虽然以鲁迅为旗手的新文学运动十分重视外国文学,但从实际成果看,1949年前的外国文学研究却基本上属于旁批眉注、前言后记式的简单介绍,既不系统,也不深入。因此,我国的外国文学研究几乎可以说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全面展开的,而系统的外国文学学术史研究,这还是第一次。

学术史研究也是一种过程学,而且是一种相对纯粹的过程学。不具备一定的学术史视野,哪怕是潜在的学术史视野,任何经典作家作品研究几乎都是不能想象的。

然而,后现代主义解构的结果是绝对的相对性取代了相对的绝对性。于是,许多人不屑于相对客观的学术史研究而热衷于空洞的理论了。在一些人眼里,甚至连相对客观的真理观也消解殆尽了。于是,过去的“一里不同俗,十里言语殊”,成了如今的言人人殊。于是,众声喧哗,且言必称狂欢,言必称多元,言必称虚拟和不确定。这对谁最有利呢?也许是跨国公司资本吧。无论解构主义者初衷如何,解构风潮的实际效果是:不仅相当程度上消解了真善美与假恶丑的界限,甚至对国家意识形态,至少是某些国家的意识形态和民族凝聚力都构成了威胁。然而,所谓的“文明冲突”归根结底是利益冲突,而“人权高于主权”这样的时鲜谬论也只有在跨国公司时代才可能产生。

且说经典在后现代语境中首当其冲,成为解构对象,它们不是被迫

“淡出”，便是横遭肢解。所谓的文学终结论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提出来的。它与其说指向创作实际，毋宁说是指向传统认知、价值和审美取向的全方位的颠覆。因此，经典的重构多少具有拨乱反正的意义。

正是基于上述原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于2004年着手设计“外国文学学术史研究工程”计划，并于翌年将该计划列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十一五规划”。这是一项向着重构的整合工程，它的应运而生，标志着外文所在原有的“三套丛书”（即20世纪60至90年代——“文革”时期中断——的“外国文学名著丛书”、“外国古典文艺理论丛书”和“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丛书”）等工作的基础上又迈出了新的一步，也意味着我国的外国文学研究已开始对解构风潮之后的学术相对化、碎片化和虚无化进行较为系统的清算。

于是，关乎经典的一系列问题将在这一系统工程中被重新提出。比如，何为经典？经典是必然的还是偶然的？经典重在表现人类的永恒矛盾（用钱锺书的话说是“两足动物的基本根性”）呢，还是主要指向时代社会的现实矛盾？它们在认知方式、价值判断、审美取向方面有何特征？经典及经典批评与时代社会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等关系何如？批评及批评家的作用（包括其立场、观点、方法及其与时代社会的一般和特殊关系）又如何？此外，经典作家的遭际与性情、阅历与禀赋，经典的内容与形式、继承与创新，以及文学的一般规律和文学经典的特殊性等诸如此类的问题，都将是本工程需要展示并探讨的。

且说世界文学一路走来，其规律并非羚羊挂角，无迹可寻。童年的神话、少年的史诗、青年的戏剧、中年的小说、老年的传记是一种概括。由高向低、由外而内、由强至弱、由大到小等等，也不失为一种轨辙。如是，文学从摹仿到独白、从反映到窥隐、从典型到畸形、从审美到审丑、从载道到自慰、从崇高到渺小、从庄严到调笑……终于一头扎进了个人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死胡同。小我取代了大我，观念取代了情节；“阿基琉斯的愤怒”变成了麦田里的脏话；“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变成了“我做的馅饼是世界上最好吃的”；诸如此类，不一而足。是谓下现实主义。当然，这不能涵盖文学的复杂性和丰富性。事实上，认知与价值、审美与方法等等的背反或迎合、持守或规避所在皆是。况且，无论“六经注我”还是“我注六经”，经典是说不尽的，这也是由时代社会及经典本身的复杂性和丰富性所生发的。

众所周知,文学是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向来重视文学,尤其是经典作家在反映和揭示社会本质方面的作用。马克思在分析英国社会时就曾指出,英国现实主义作家“向世界揭示的政治和社会真理,比一切职业政客和道德家加在一起所揭示的还要多”。恩格斯也说,他从巴尔扎克那里学到的东西,要比从“当时所有职业的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那里学到的全部东西还要多”。列宁则干脆地称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一面镜子。这并不是说只有文学才能揭示真理,而是说伟大作家所描绘的生活、所表现的情感、所刻画的人物往往不同于一般抽象的概括、数据的统计。文学更加具体、更加逼真,因而也更加感人、更加传神。其潜移默化、润物无声的载道与传道功能更不待言。站在世纪的高度和民族立场上重新审视外国文学,梳理其经典,展开研究之研究,将不仅有助于我们把握世界文明的律动和了解不同民族的个性,而且有利于深化中外文化交流,从而为我们借鉴和吸收优秀文明成果、为中国文学及文化的发展提供有益的“他山之石”。胡锦涛前不久说过,“我们必须准确把握当代世界和中国发展变化的大势,坚持立足国情,同时又吸收世界文化的优秀成果;坚持立足当代,同时又大力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传统”。这和“洋为中用”、“古为今用”思想一脉相承。

“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文学作为人文精神的重要基础和介质,既是人类文明的重要见证,同时也是一时一地人心、民心的最深刻、最具体的体现,而外国文学则是建立在国外各民族无数作家基础上的不同时代、不同民族的认识观、价值观和审美观的形象反映。研究人心自然不能停留在简单抽象的理念上,因此,走进经典永远是了解此时此地、彼时彼地人心、民心的最佳途径。换言之,文学创作及其研究指向各民族变化着的活的灵魂,而其中的经典(包括其经典化或非经典化过程)恰恰是这些变化着的活的灵魂的集中体现。

如是,“外国文学学术史研究”立足国情,立足当代,从我出发,以我为主,瞄准外国文学经典作家作品和思潮流派,进行历时和共时的梳理。其中第一、第二系列由十六部学术史研究专著、十六部配套译著组成:第一系列涉及塞万提斯、歌德、雨果、左拉、庞德、高尔基、肖洛霍夫和海明

威；第二系列包括普希金、茨维塔耶娃、康拉德、狄更斯、哈代、菲茨杰拉德、索尔·贝娄和芥川龙之介。

三

格物致知，信而有证，厘清源流，以裨甄别。“外国文学学术史研究”中的经典作家作品学术史研究系列，顾名思义都是学术史研究（或谓研究之研究）。学术史研究既是对一般博士论文的基本要求，也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文学研究方法，更是一种切实可行的文化积累工程，同时还可以杜绝有关领域的低水平重复。每一部学术史研究著作通过尽可能抽丝剥茧式的梳理，即使不能见人所未见、言人所未言，至少也能老老实实在地将有关作家作品的研究成果（包括有关研究家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公之于众，以裨来者考。如能温故知新，有所创建，则读者幸甚，学界幸甚。相配套的经典论文翻译，则遴选有关作家作品研究的阶段性和标志性成果，其形式类似于外文所先前出版的“外国文学研究资料丛书”。

此次面世的“外国文学学术史研究”中的每一部学术史研究著作将由三部分组成。第一部分为经典作家（作品）的学术史梳理。这是相对客观的，但其中的艰难也不可小觑。首先，学术史梳理既不像平素泛舟书海，拾贝书海，尽意兴而为之的俯拾由己和随心所欲；其次，牵涉语种繁多，而且经过20世纪的形形色色的方法论和批评思潮的浸染，用汗牛充栋来形容经典作家作品研究成果已不为过。因此，要在浩如烟海的研究史料中攫取最有代表性的观点和方法，实在是件考验耐心和毅力的事情。战战兢兢，生怕挂一漏万，自不待言，且挂一漏万在所难免。因此，我们只能择要概述，甚至把侧重点放在经典作家的代表作上。不然纵使篇幅再大，也难以涵括浩瀚的文献资料。换言之，去芜杂的枝蔓和重复的敷衍，留精粹要义和真知灼见是必然的，但也是不容易做到的。它考验我们涉猎的深度和广度，而且也是检验我们学术水准和价值判断的重要环节。

第二部分研究之研究何啻是一大考验。都说20世纪是批评的世纪，在经历了现代主义的标新立异和后现代主义的解构风潮之后，在各种思潮、各种方法杂然纷呈的情况下，如何言之有物、言之成理、不炒冷饭，殊是不易；如何在前人的基础上有所发现、有所前进，就更是难上加难。反过来看，正因为文化相对主义的盛行和批评的多元，也才有了我们展示立

场、发表见解的特殊理由和广阔余地。举个简单的例子,解构主义针对二元论的颠覆虽然是形而上学的,却不可谓不彻底。其结果是相当一部分学者怀疑甚至放弃了二元思维,但事实上,二元思维不仅难以消解,而且在可以想见的未来仍将是人类思维的主要方法。真假、善恶、美丑、你我、男女、东方和西方等等实际存在,并将继续存在。与此同时,作为中国学者,面对西方话语,我们并非无话可说。总之,从文学出发,关心小我与大我、外力与内因、形式与内容、反映与想象、情节与观念,以至于物质与精神、肉体与灵魂、西方与东方等诸如此类的二元问题,以及经典在民族和人类文明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依然可以是我们的着力点。当然,二元论决不是排中律,而是在辩证法的基础上融会二元关系及二元之间所蕴藏的丰富内涵和无限可能性。毋庸讳言,改革开放以来,学术界解放思想,广开言路,但日新月异中不乏矫枉过正、时髦是趋。比如大到存在与意识、物质与精神的辩证关系,小到客观与主观、客体与主体等等,都大有乾坤倒转、黑洞化吸之势。至于意识形态“淡化”之后,跨国资本主义的一元化意识形态更是有增无已;真假不辨、善恶不论、美丑混淆的现象所在皆是;个人主义大行其道,从而使抽象的人性淹没了社会性;普世主义势不可挡,以致文化相对主义甚嚣尘上。文学从大我到小我,从外向到内倾,从摹仿到虚拟,从代言到众声喧哗;真实给虚幻让步,艺术向资本低头;对妖魔鬼怪和封建迷信津津乐道,任帝王将相和无厘头充斥视阈,能不发人深省?然而,经典作家是说不尽的,以上的任何一位作家都是无法穷尽的。用巴尔加斯·略萨的话说,伟大的经典具有“自我翻新”的本领。至于何为经典,虽然也是个说不尽的话题,但用简单的方式综观前人的观点,也许可以用两句话来概括:一是它们必须体现时代社会(及民族)的最高认知和一般价值(包括人类永恒的主题、永恒的矛盾);二是其方法的魅力及审美的高度不会随着岁月的更迭而褪色或销蚀。当然这是将复杂问题简单化的一种说法。而本课题便是关乎经典其所以成为经典的一种较为复杂的论证方式。需要说明的是,经典不等于市场。用桑塔亚那的话说,经典不在于一时一地喜欢者的多寡,而在于喜欢者的喜欢程度。如果在此基础上再加上一个历史的维度,那么这话也就更加全面了。

学术史研究的最后部分为文献目录。它在尽可能详尽的基础上,还要有所选择。不然,展示一个经典作家的学术史,光文献目录就可以编辑厚厚的几大本。因此,去粗存精,是为重要或主要文献目录。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外国文学学术史研究”的中长期目标是在作家作品和流派思潮研究的同时，进行更具问题意识的学术史乃至学科史研究，以期点面结合，庶乎“既见树木，又见森林”；若能密切联系实际，促进中华学术的繁荣、发展和创新，则读者幸甚，我等幸甚。无疑，此工程面向全国高校及科研机构，希望有志于外国文学学术史研究的同仁踊跃加盟、不吝赐教。

陈众议

2010年1月

编选者序

文学评论,无外乎文内研究(text)与文外研究(context)两种。《康拉德研究文集》收入有关康拉德的评论文章凡32篇,内容涉及到对康氏主要作品的评论,包括其叙事技巧、人物塑造、主题探索等文内研究,也有不同方面的文外研究文章。如文本的传记性与自传性研究,康拉德对现代文学的贡献研究,康拉德文论研究,康拉德与其他作家的比较研究,康氏作品成书的社会背景研究,康拉德作品的影响研究(如对刚果改革的影响,对世界作家的影响研究等),康拉德作品的素材溯源,康拉德作品中的波兰母体研究,康拉德作品的翻译研究,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这些文章是对康拉德研究史的很好补充。康拉德研究自19世纪末开始至今,史料汗牛充栋,研究浩如烟海,在《康拉德学术史研究》中,由于篇幅有限,很多材料只能蜻蜓点水般一笔带过,不可细叙;有些材料可能根本没有提到,成遗珠之憾。鉴于此,在《康拉德研究文集》中对不足之处加以补充,使其与《康拉德学术史研究》互为参照,交相辉映,诚为美事。相信细心的读者一定会在对两部著作的对照阅读中获得更多的信息,这对更全面地了解康拉德研究的历史无疑大有裨益。

比如,在《康拉德学术史研究》中,作者把主要精力集中于对康氏小说的研究史的梳理,而在康氏对文学理论方面的贡献则用墨不多。在《康拉德研究文集》中,我们选了《康拉德与现代主义》和《康拉德与印象主义》等文章作为补充;《康拉德学术史研究》中对康拉德的几部重要作品做了比较详细的研究,而对于影响较小的作品则没有专门辟章研究。因此,我们选了《青春》和《胜利》等有关小说的写作情况及流传与影响的文章,以飨读者。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努力,尽量弥补《康拉德学术史研究》中的某些不足。

《康拉德研究文集》中的文章由我选择,翻译由我组织博士生和硕士

生及几位学界的朋友完成,我最后审校所有译文。对各位译者的努力,谨此表示谢意!由于时间等方面的原因,译文中的某些地方尚不完美,这是审校者应该负责的。希望本书修订时能够有机会改善不足,使其趋于完美。

感谢本书编辑朱旭玲女士,她的敬业精神和专业水平都让我敬佩。
是为序。

宁一中

2014年7月于北京语言大学墨砚斋

目 录

编选者序 1

第一辑 综论

康拉德研究近况略述 3
弗农·扬

康拉德的叙述 16
雅各布·洛斯

康拉德与现代主义 33
肯尼斯·格拉汉姆

康拉德与印象主义 51
埃洛伊塞·哈伊

约瑟夫·康拉德: 19世纪狄更斯式小说家——
驳伊安·瓦特 64
罗伯特·卡塞里奥

康拉德的女性人物 73
戈登·汤普森

康拉德的东方流亡者: 其被放逐之人物新探 94
劳埃德·费尔南多

第二辑 作品评论

论《黑暗的中心》 119
塞德里克·瓦茨

论《吉姆爷》 136
J. H. 斯戴普

在西方的注视下 153

基思·卡拉班

论《间谍》 171

雅克·伯绍德

论《“水仙号”上的黑水手》之康拉德自序 194

伊安·瓦特

《“水仙号”上的黑水手》之社会评论 210

诺里斯·叶兹

第三辑 生平、素材与修改

“苏波对抗”背景下的康拉德和陀思妥耶夫斯基 219

L. R. 莱威特

约瑟夫·康拉德作品中的几个波兰文学母题 234

亚当·吉隆

约瑟夫·康拉德《个人记录》中的矛盾：反自传性自传 251

帕米拉·德莫里

约瑟夫·康拉德、罗格·凯斯门特和刚果改革运动 262

亨特·霍金斯

约瑟夫·康拉德：“幕后人物” 281

杰弗里·伯曼

史蒂芬·克莱恩——康拉德笔下人物吉姆之形象溯源 294

尼娜·盖伦

最初的诺斯特罗莫：康拉德的素材来源 313

约翰·哈文森

奥西朋同志钟爱的圣徒：龙勃罗梭与康拉德 323

罗伯特·雅各布斯

约瑟夫·康拉德小说《青春》的诞生和演变——

修改稿不同之探微 333

厄尼斯特·W. 萨利文二世

“信”的艺术——

康拉德、纪德与《胜利》的翻译 343

J. H. 斯戴普

与阿登达有关康拉德和 R. B. 坎宁安·格拉汉姆通信的
探讨 353

塞德里克·瓦茨

康拉德的美国演讲及《胜利》选段朗读 366

阿诺德·施瓦布

康拉德、《在西方的注视下》及修改之谜 377

戴维·海格登

第四辑 关于康拉德评论著作的书评

E. H. 维斯亚克《康拉德之镜》 395

托马斯·穆瑟

伊弗斯·赫弗尔特《约瑟夫·康拉德的法国脸》

理查德·安姆布洛斯尼《作为批评话语的康拉德小说》

欧文·诺勒斯《约瑟夫·康拉德批评文献评注》 401

约翰·巴特勒

迈克尔·琼斯《康拉德的英雄主义：失乐园》

罗斯·墨芬《重读康拉德：80年代评论文献集》 406

杰里米·霍桑

彼得·弗乔《展望非洲：康拉德的〈黑暗的中心〉中的种族
主义与帝国主义》 琳达·德莱顿《约瑟夫·康拉德与帝

国罗曼司》 409

托德·库奇塔

“准确的传记性”与《阴影线》 414

诺曼·谢利

如何看康拉德 426

爱德华·萨义德

第一辑

综论

